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案中冤案 第十一章 破案前之草蛇灰線

自從花牌樓出了這件命案，光陰迅速，差不多有十年了。經過這般長久的時間，一切自然都是新陳代謝，光景大不相同。此時沈公已經薨逝，現任的南洋大臣兩江總督，乃是劉坤一。洪琴西觀察，已得了本省的鹽道。這時保甲局的總辦，乃是一位祝廣廷觀察。張雲吉大令，現時署理著知府。尤其是那個傷天害理的胡得勝，官運亨通，已然升到了參將，好不威風。這便是官場裡的一番變遷。

再說達空，快要有三十歲了，他的性情純篤，依然不減從前，卻增長了許多見識。師父的仇恨，一日未曾去懷。但那對頭冤家，正在走著旺運，只好捺定心神，待時而動。他又遵守師父的遺囑，供給蔡屠戶妻子的用度。那小吉祥兒，倒很得了他父親的遺傳性，氣質有些粗鹵。到得十幾歲上，書也讀不好，事也作不成。達空怕他遊蕩壞了，便把他叫廟裡來，守在自己眼前，幫助做些活計，倒可省得終日無事，惹禍招災。他的舅舅李剛，這時已經當了保甲局裡一名站堂的差役。還有那開豆腐的王老，現在早已故去。他的兒子牛兒，卻還繼續父業，支撐著那個小小的店面。此外還有一個重要的角色，就是那位王頌周王大人，他雖年齡已高，精神卻還康健，本來後來平反這件案子，很要仗著他，作個樞紐，自然不會有什麼山高水遠的事了。再說人世的一切，從來是五年一小變，十年一大變，何況說是一件案子，所以花牌樓當年出事時候，固然震動一時，但經過了這般悠久的歲月，似已化作雲煙，無人道及了。

誰料奇冤極枉，久鬱必伸，作惡的人，始終逃不出公道去，正是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的那番至理。並且從先這件冤案，是從保甲局中發軔，如今隔了許多年，一旦案情大白，還是從保甲局裡，輾轉牽引出來的。似此造化妙用，罔測端倪，不更使人驚駭麼。諸位不要心忙，等著者慢慢敘述，自然是牽一髮以動全身，前後要歸於合拍的。

話說那時保甲局裡，有一位承審委員，叫作何春舫，是個候補通判。自從得了這份差使，因為沒有帶著家眷，例住在局子內。一個官場的人物，當然具有官場普通的習氣。不過這位何別駕，還另有兩樣小小的毛病：一樣兒是好喝幾杯酒，一樣兒是性情有點暴躁。其實這兩件事，本是無關大體，但因為跟勘破冤案的情節，其中很有關連，所以少得不預為敘及。再說那時候，離著保甲局不遠，有個飯館，名為醉春居，酒菜都還不錯，何別駕首腦況且無聊，又兼生性好飲，所以時常一個人前去買醉。他並且說，這個飯館子，叫作醉春居，我的號，恰好是春舫二字，可見是為我而設了。他既是常去，自然跟館子裡透著熟悉。那裡上下人等，曉得他是一位委員老爺，便也都格外趨承，另眼看待。這一日，公務消閒，天色將到傍晚的時候，何別駕又犯了酒癮，便一人出離保甲局，來到醉春居。工夫不大，酒菜上來，他淺斟獨酌的，盡情享受。正在半醺之際，忽見堂信手裡拿著兩宗物件，笑嘻嘻地走了進來。何春舫看時，一個是一尺多高彩釉瓶，一個是一本畫冊。原來這位何別駕雖然稱不起是個賞鑒家，但對於古董字畫之類，多少也有一點研究，因此一見了這兩宗東西，便覺得醉眼一明，心裡頭透著高興。當時堂信走到面前說道：「何老爺，請你給看看這兩樣東西，能值多少錢？」何別駕點了一點頭，先把畫冊接了過來，問道：「這是從哪裡來的？」堂信把瓷瓶放在桌上，口中說道：「請你先看罷，回頭我再說也不晚。」何別駕已經把畫冊打開，剛一看去，不由得又驚又喜，原來是沈石田的真筆，不但畫得好，而且上面還有他自己題的詩，一共十二幅，每幅皆如此。再看紙的身份，跟圖章的篆刻，確乎是一些毛病也沒有。本來石田的書畫詩，在明，即已推為三絕，如今流傳數百年，更是非常寶貴。現在這一本小小的冊子，真乃不啻拱壁了。

何別駕愛不釋手的看了半天，這才放下，然後又把那瓷瓶拿了起來，仔細觀瞧，見是大明三彩，一點磕碰地方也沒有，並且還是官窯的出品，底款端楷，彩色十足，也算是個難得之物了。

當時他一邊看著，一邊思忖道：「難得這兩件精品，今天無意之中撞在我的手內，似此絕好機緣，豈可輕輕放過。不過有一樣為難，好東西是從來不肯賤賣的，只怕索價太昂，我買不起，那便如何是好？」想到這裡，便向堂信問道：「這可是人家賣的麼？」堂信笑道：「要不是賣的，怎麼會拿到我們鋪子裡來。但是據賣主說，這兩件東西太好了，要的價錢很大，我們鋪子裡的人又全都不懂行，可巧趕上老爺在這裡，想這瓷器、字畫的好壞，自然瞞不了作官為宦的，所以請您給看看，到底能值多少錢？」何別駕一聽，心裡先涼了半截，覺得自己所見不謬，想著要買便宜，那是辦不到的了，說不定是要三百五百的，看來這兩件東西，也只能一飽眼福；要打算據為已有，那可是徒勞夢想呢。當下他這麼一想，早已興致索然，便又慢慢地問道：「他要了多少錢，你先告訴我。」堂信哼了一聲道：「你萬也猜不著，憑這兩件東西，他要二十兩銀子。何老爺想想，可笑不可笑。」何別駕一聽，立時眉梢眼角全都佈滿了笑容，不過他的這個笑，跟堂信所說的笑，實在是背道而馳咧。堂信一見，便道：「怎麼樣，可不是要得太多了嗎？」

要是依我看，至多也就值上二兩銀子。」何別駕道：「你給估的也太少了，但是他要的，差不多也有一半兒謊。你去跟那個賣主兒說說，他要十兩銀子肯賣時，我就把這兩宗東西留下。假如他還要爭競，你就替我作主意，再添上一兩二兩的，也不要緊。其實要按公道價錢說，也就值到十兩銀子。但我瞧著很喜歡，滿讓多花上一點，也是不在乎的。」堂信道：「這個事情好辦，全都交給我咧。既是何老爺喜歡上，無論怎樣，我必把他買妥，再說換一個人，也未必肯出這麼大的價錢。今天的事情，真算湊巧，賣金的捧著買金的了。你先慢慢地喝著，我這就講價錢去。」他說著，就出去了。

何別駕一邊喝著酒，一邊賞鑒著，真乃一面皆欣喜，滿腔都是春，說不出那份快活來，暗自想道：「從來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，這話實在說的不錯。我若非今天犯酒癮，哪裡趕得這宗事情。要是早一天來，可也遇不上，晚一天來，又錯過了。

足見是造化有靈，暗中呵護，要把這兩宗物件，送到我的手內。最可笑的，是好貨不遇識者，堂信還說價錢要得太大呢。

他哪裡曉得，是把金子當銅賣了。這樣好運氣，別人誰也沒有趕上，單單的叫我遇著，就憑著這份財氣，說不定早晚之間，官運還要亨通呢。」他想到這裡，心中大樂，便滿滿地喝了一杯酒，也好算是快浮大白的了。但是猛然間，卻又想道：「這事雖然便宜，卻也有些古怪，何以那個賣主兒，手裡既有這樣的好東西，偏又如此懵懂，豈不是一件奇事麼？莫非是中落之家，祖父收藏，子孫毀棄，便不曉得物之所值了。除此以外，還有一說，那就怕是來路不正咧。」他正在運審案的頭腦，從事推敲的時候，只見門簾一啟，堂信含笑走了進來。」何別駕便問道：「怎麼樣了？」堂信臉上擺出勞苦功高的神氣，很得意的說道：「我既是大包大攬的應了下來，自然是沒有錯兒。不過為替您省錢起見，幾乎把我的唾沫都要說乾了。這兩件東西，只用十兩銀子買妥，多一個兒也不曾花。何老爺看看，我辦得怎樣？」何別駕一聽，便滿面堆下笑來道：「這可實在虧了你，替我省下的二兩銀子，就賞給你買雙鞋穿去。」堂信口中道謝，忙著請了一個安。本來他自己表揚功勳，為的可就是這件事。何別駕又問道：「那個賣主兒是誰，你可跟他熟識麼？」堂信道：「那人叫作金宏，以前也曾托我們鋪子裡替他賣過兩回東西。除此以外，也沒有什麼來往。」何別駕點了一點頭，便道：「我的酒已經夠了，你給我拿飯去罷。」堂信答應著，退了出去。少時吃畢，記過了帳，何別駕便命堂信跟著去拿銀子。堂信道：「這時忙得很，緩日再領。」當下便拿了瓷瓶、畫冊，出離雅座，及至到了櫃堂時，鋪子裡的人，都同何別駕周旋。那時堂信又把這兩宗物件，遞在一個人的手內，向他說道：「你就自己跟著何老爺去取銀子，我借著這個，也可以明一明心，顯得是一手托兩家，並沒有什麼夾帶藏掖。」那人聽得這樣說，笑了一笑道：「但不知要跟到哪裡去取？」堂信道：「離此不遠，就是保甲局。」

那人聽了，神色像是有些躊躇，頓了一頓，方才說道：「我就跟了去。」再說何別駕，見堂信跟此人交代一切，便曉得這就是那個賣主兒金宏了。見他年紀約有四十多歲，粗眉大眼，兩顴甚高，很帶著一種軍人的氣概。及至聽他說話，不禁心中驀然一動。要問這是什麼緣故，原來因為金宏說話是湖南的口音，跟自己同鄉的關係，立時一種關切之念，便不由得油然而生了。從來無論

是誰，在是在自己的本鄉本土，都把鄉情看得淡薄，以為無關重要，其實這也難怪，因為不管看見誰，沒有一個不是同鄉，那可又有什麼異樣，正所謂司空見慣渾閒事了。但是一旦之間背鄉離井，到了外省去，那時所見的人，差不多都是語音互異，習尚攸殊，縱然肯去親近他人，尚有不能見答之苦，自然就要發生踽踽涼涼，形單影隻的感想了。此時若能見著一個同鄉，便與會晤著至親近友一樣，這正是俗語所說的，人不親土還親呢。所以通都大埠，各省多有同鄉會館，不但德業相規，患難相恤，並且還要替同鄉的人，謀求種種便利，這正可以表現出人類一片鄉土的至情。由思想見諸事實，積個人成為組織，無論是誰，全都莫能自外的了。

閒言少敘，且談正文。再說何別駕當時既是動了鄉土之情，便不期然而然的，對於那個金宏，肯其脫略尊卑，刮目相待。當下走上前去，很和氣的說道：「你既跟著我辛苦一趟罷，好在離著並不遠的。」那金宏見這位何老爺不但一點架子也沒有，並且還透著藹然可親，也就連聲的答應著。二人出了醉春居，一路向前走著。何別駕又向他說道：「我聽你的說話口音，咱們還是鄉親呢。」金宏道：「那個我可不敢高攀。您的貴省，也是湖南嗎？」何別駕點頭稱是。兩人又互問是哪一縣，偏是無巧不巧，彼此恰是接壤的鄰縣，這一來，比著僅僅同省，更要透著親近了。工夫不大，已經到了保甲局，何別駕便叫金宏隨著來到自己的屋內。他把瓷瓶、畫冊放下，垂手站在一邊，命他坐下時，還是至再的不肯。何別駕道：「咱們既是鄉親，不必如此拘泥，我還想著，要跟你談一談呢。」金宏聽得這樣說，方才告罪就座。何別駕便問他，來到此地，可曾作些什麼。金宏被這一問，陡然間從他面上，現出一種憤慨的樣子，冷笑著說道：「何老爺，您別看我目下這般的落魄，從前也曾跟著曾九師，打過南京呢。如今天下太平，可就沒有飯吃了。」他說到這裡，眼中像是有些冒火。何別駕聽了，先自想道：「可見我看得不錯，他果然是個營伍出身。」隨即問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你很立過軍功的了。但不知曾經授過什麼職份？」此時金宏氣色略平，歎了一口氣道：「哪裡掙得什麼職份，不過僅僅的吃上一名口糧，假如博得一官半職，大小能混上一份差使，我這一腔子熱血，可也不算白倒了。」何別駕道：「老同鄉，我勸你不必這樣牢騷，那些戴上了顏色頂子，手中擎著功牌獎札，依樣沒有飯吃的，多著呢。這並不是朝廷辜負人，實在立過功勞的人太多了，哪裡能夠盡行安插。金宏哼了一聲道：「用得著時，自然要官有官，要餉有餉，可以騙著人家拼命。到了用不著時，不妨一旦遭散，死活隨他自去，那本是毫無關係的了。」何別駕見他只管說些憤懣的話，便不願意往下再談，隨即轉了口風問道：「你今天出手的那兩件東西，很是不錯，但不知是自己的呢，還是別人的呢？」金宏道：「那是一個朋友托我賣的。」何別駕道：「你那個朋友卻是何人？」金宏見問到這裡，神色之間像是有些不安，遲遲鈍鈍地說道：「他因為賣東西，不是什麼體面事，所以囑咐我不要提起他的姓名來，我可也就不便說出。」

何別駕見他神情侷促，言語支吾，便曉得這是遁辭了。當下心一動，覺得自己前所想的，東西恐怕來路不正，差不多已經證實。本來當兵的人，全是心粗膽大，一旦到了窮途落魄的時候，什麼事情作不出來呢。但是何別駕雖然見到這裡，只因念其同鄉的情份，不但無意追究，而且還有些憐憫，很想著要多少加以援手，也不枉今天相遇一場。但他心中只顧這麼一打算，外面卻不免沉吟起來。那金宏本是有心病的，見這位老同鄉，聽了自己的話，一語不發，彷彿是在打主意，心裡不免有些七上八下，況且保甲局是個緝捕盜賊的機關，尤其不同別處，自然更要疑神疑鬼，想著還要趁早走的為妙，不要睡多了夢長，再生出變故來。他把主意打好，當下便起身離座，說是有事要走。何別駕也窺破了他的心事，便不去挽留，立時取出十兩銀子的一個中錠，另外又拿了有五六兩銀子，對金宏道：「咱們兩個人，總算近同鄉，今天無心中遇到一處，也是緣法。這十兩銀子，是物價。這幾兩銀子，是我念其同鄉之情，送給你的，你把它作盤纏，回鄉去也好，或者乾個什麼營生也好。請你自己酌量罷。」

當時金宏眼中看見銀子，耳中聽了這番話，真是意想不到，不由得喜動顏色，忙著連連稱謝，用手把銀子接了過來，方才轉身要走，何別駕笑道：「且慢，我的話，還不曾說完呢。」金宏一聽，只得又站住了。何別駕把眼望著他，和顏悅色的說道：「我除送你那幾兩銀子以外，還有幾句話贈給你，但不知你愛聽不愛聽？」金宏道：「您有什麼話，只管說罷，哪有不愛聽之理。」何別駕頓了一頓，方才慢慢地說道：「我看無論什麼人，也不管遇著了什麼境遇，第一是要把腳跟站穩，總之非義之財不可貪，非法之事不要作，一有差法，便已難於追悔。我因為咱們是同鄉，所以才以此言奉勸，無論說的是與不是，請你千萬不要多心。」當時金宏一聽，立刻臉都紫了，恰像正說在他的病根上，口中唯唯諾諾的，答應了兩聲，也沒有說出什麼話來，隨即匆匆的走了。那何別駕多花了幾兩銀子，多費了一番嘴舌，自己很覺仁至義盡，心安理得，便欣然又賞鑒那兩宗古董去了。以上所敘這件事，看去像與本題無關，卻不知等於草蛇灰線，已是埋伏下了破案之根。